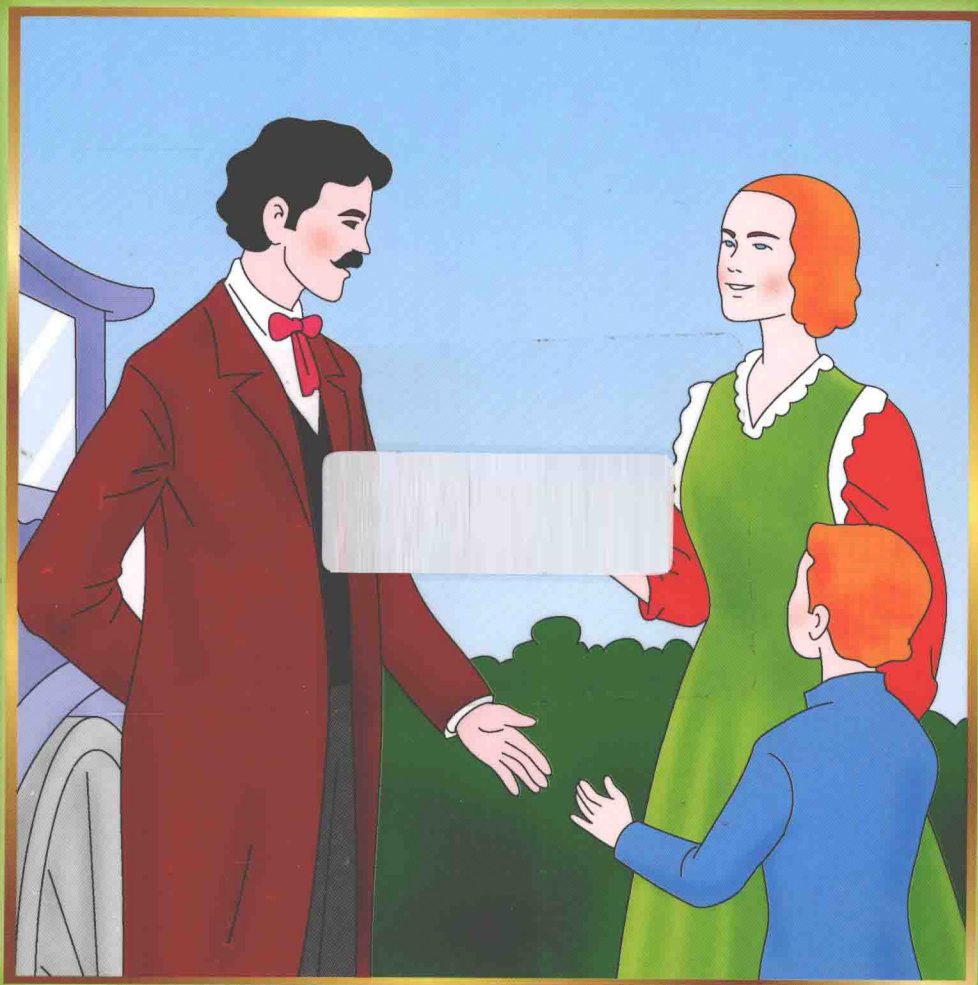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外必读书
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

大卫·科波菲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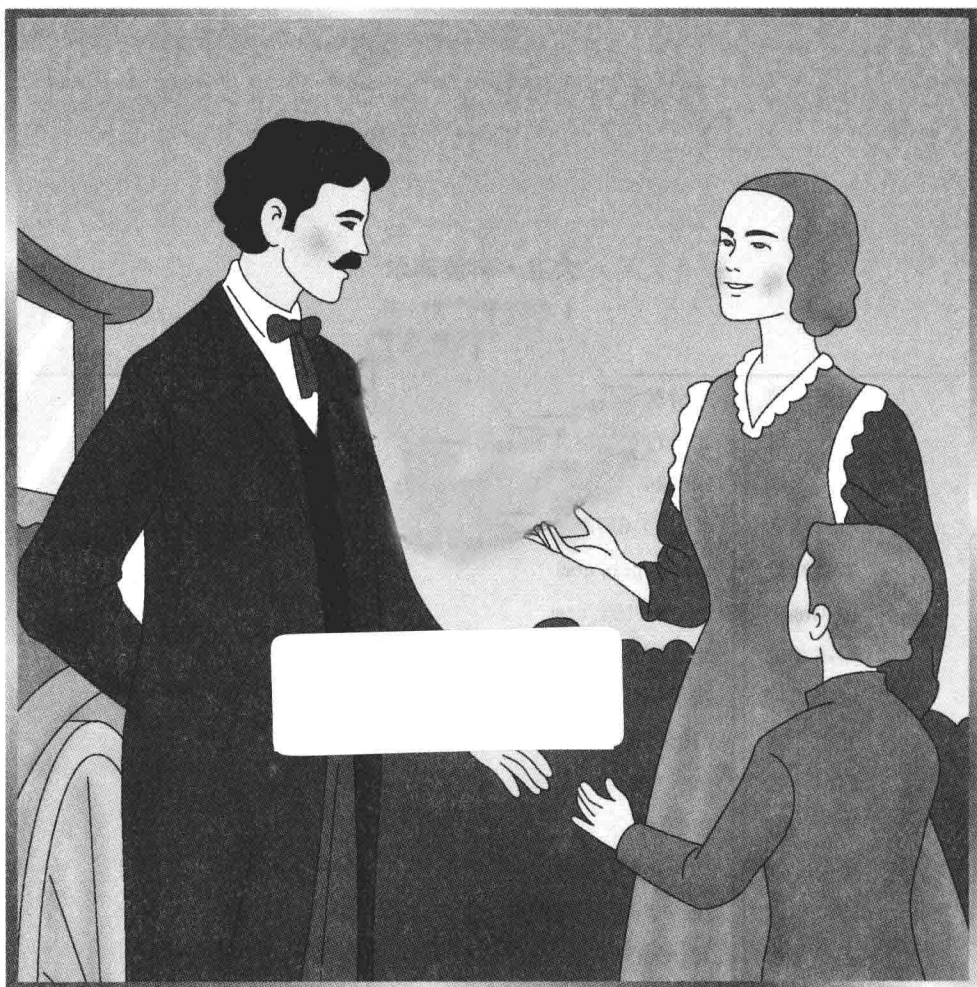
（英）狄更斯 著 刘超 译



旅游教育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刘超 译



责任编辑：贾东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刘超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637-2295-2

I. ①大… II. ①狄…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820号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刘超 译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x@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甜水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8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 00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导 读

作者简介

狄更斯，本名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与杰出代表，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小说家。

狄更斯出生于英国南部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父亲是海军军需处职员，在狄更斯12岁那年，父亲因负债无力偿还被投入债务监狱。狄更斯被送到皮鞋油作坊当童工。父亲出狱后，狄更斯进入一所小学读书，不久又因家贫而永久辍学。狄更斯从16岁开始，先后做过律师的抄写员、事务所的信差、法院的速记员，这使他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接触到各种人物。

1832年他担任报社采访记者，有机会广泛地接触英国社会，了解大量的罪恶事实，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狄更斯一生所受学校教育不足4年，他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天才、勤奋以及艰苦生活的磨炼。其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远大前程》等。

内 容 提 要

大卫·科波菲尔尚未出世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在母亲及女仆裴果提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继父摩德斯通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作累赘，不但常常责打他，甚至剥夺了母亲对他关怀和爱抚的权利。大卫被送入虐待儿童的萨伦学堂，受到侮辱性待遇。

母亲去世后，继父立即就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大卫从此过上了不得温饱的生活。他决心改变自己的境遇，于是历尽艰辛，找到了姨奶奶贝西小姐。

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并让他上学。最后大卫终于成了一名作家，并且与姨奶奶贝西、女仆裴果提愉快地生活着。

写 作 背 景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世界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后世奉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一起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本书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耗费心血最多、篇幅最长的一部半自传体作品，于1849年5月至1850年11月分期发表。这部小说在狄更斯的全部创作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更清晰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是作者亲身经历、观察所得和丰富想象的伟大结晶。

狄更斯在本书序中曾说道：“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爱的是

这一部。……它是我最宠爱的孩子。”本书被英国作家毛姆评为“真正杰作文学书”，美国文学鉴赏家推荐的“20世纪百部杰出英文小说”之一。

思想内涵

本书以主人公大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一大批人物的命运起伏及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者还通过大卫的半生经历，揭露了英国教育制度的腐败、童工制度的残酷。

小说中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金钱导致的。摩德斯通骗娶大卫的母亲是觊觎她的财产；艾米丽的私奔是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这一切无一不是金钱造成的恶果。

狄更斯正是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从而揭开“维多利亚盛世”的华丽帷幕，显现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真相。

阅读要点

1.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本书围绕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着重通过人物的容貌、言谈、动作、服装、习惯，以至某些怪癖来写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

有善良、质朴的老保姆裴果提；有貌似严肃但却有着菩萨般心肠的姨奶奶贝西；有恬静、聪慧的艾妮斯；有天真烂漫的朵拉；有软弱善良的艾米丽；还有疯狂刻薄的达特尔小姐……

2. 夸张幽默的艺术风格

如对贝西小姐的描写。贝西小姐的个性特征非常突出，长期的独居生活，形成了她严峻、孤僻、自信和旁若无人的性格。她外表吓人，讲话尖利，但心地善良，不畏权势，正义感强。大卫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帽子上系着一块手绢，手上戴着一副在花园干活儿的手套，胸前挂着一个园子里用的大口袋，就和收路捐的人系的围裙一样，她手里还拿着一把挺大的刀。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就是贝西小姐，因为她高视阔步走出来的神气，和我那可怜的母亲常说这位女士在布伦德斯通栖鸦楼的花园里高视阔步的神气一模一样。”稀奇古怪的装扮，加上高视阔步的神气造成一种强烈的喜剧感。

人物介绍

大卫·科波菲尔

他是文中的主人公，是个孤儿。他善良，诚挚，聪明，勤奋好学，有自强不息的勇气、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逆境中满怀信心，在顺境中加倍努力，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

艾妮斯

她美丽端庄，大方得体，温柔善良，恬静稳重，体贴周到，有敏锐的洞察力，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宽容博爱的心肠，她是大卫的精神依托，美丽天使，任何人都会为有这样一个知心朋友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贝西

她是个性情古怪却又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打扮的稀奇古怪，与淑女风范格格不入。她收留了大卫，给他良好的教育，只求他做个好人。她虽然古怪，但是她有着高尚的品格。

目 录

我出生了·····	001
拜访裴果提先生的家·····	008
我被迫离家·····	017
章萨伦学堂·····	031
我的假期·····	044
我遭冷落·····	055
独自谋生·····	065
姨奶奶为我做主·····	077
新的一页·····	090
与斯蒂福一起旅行·····	101
选定职业·····	112
坠入情网·····	123
重见斯蒂福·····	131
艾米丽失踪·····	144
姨奶奶吓了我一跳·····	158
变 故·····	169
我结婚了·····	176
线 索·····	184
艾米丽重现·····	195
风 暴·····	204
离 去·····	214
我的指路明灯·····	226

我出生了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布伦德斯通镇，我是个遗腹子。在我睁开眼睛看到世上的光明之前6个月，我父亲就闭上了眼睛，我父亲的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我们家的一位重要人物。

这位特洛乌德小姐，我母亲总是称她贝西小姐，一度很宠爱我的父亲，但是他的婚事刺伤了她的心，因为她认为我母亲是个“蜡娃娃”。姨奶奶从来没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她不满20岁。从那以后，我父亲和贝西小姐再没有见过面。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身体也很虚弱。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这是在我出生以前6个月发生的事。

我的母亲满头秀发、体态仍如少女，而女仆裴果提则毫无体态可言。裴果提的眼睛黑极了，黑得几乎把整个眼睛四周的脸都映黑了。她的双颊和两臂则那么结实、红润，因而使我感到奇怪，为什么鸟儿不来啄她，而偏爱去啄苹果呢？

一天晚上，剩下裴果提和我两人坐在小客厅的壁炉前。我给她念了一篇有关鳄鱼的故事。我一定是念得过于清楚了，要不就是这可怜的人听得过于认真了，因为我记得，待我念完以后，她竟然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认为鳄鱼是一种蔬菜。

我当时简直困极了。

“裴果提，”我突然问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大卫少爷，”裴果提回答说，“你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来呢？”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呀，裴果提？”我说，“你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是不是？”

“说我漂亮，大卫！”裴果提说，“啊哟，没有的事，我的宝

贝！可你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来呢？”

“我不知道！——一个人一定不能同时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是吗，裴果提？”

“当然不能！”裴果提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可要是你嫁给一个人，而那个人死了，那你就可以再嫁另一个人了，这可以吗，裴果提？”

“可以那样，”裴果提说，“要是你想那样做，亲爱的。这是一个看法问题。”

“那么你的看法怎么样呢，裴果提？”我问道。

“我的看法是，”裴果提犹豫了一下，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重又做起针线活来，然后接着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大卫少爷，我也不想结婚。有关这件事，我只知道这一点。”

“我想，你没生气吧，裴果提？是吗？”我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后，问道。

我真以为她生气了，看上去她对我很冷淡，可是我大错特错了，因为接着她便把针线活放到一边，张开双臂把我满是鬈发的头使劲抱了一下。我们讲完了鳄鱼的故事，就开始讲起鼉龙来，这时前院的门铃响了。我们急忙跑到门口，是我母亲回来了；我觉得，她看上去比往常更漂亮了，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长有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上个星期天，他曾陪我们一起从教堂回来。

当我母亲在门旁弯下身来搂着我亲我时，那个男人说，我是一个比国王更有特权的小家伙。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领悟他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呀？”我隔着母亲的肩头问道。

他拍拍我的头；可是，不知怎么的，我不喜欢他和他那低沉的声音，我妒忌他的手摸我时碰到我母亲的手——他的手确实已碰到。我尽力把它推开。

“哎，大卫！”我母亲阻止说。

“是个乖孩子！”那个男人说，“他这样爱自己的母亲，我不会感到奇怪的！”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脸上有这样美丽的颜色。她只是温和地责备我有失礼貌。她把我搂着，紧贴在自己的披肩上，一面转过身去感谢那个男人不怕麻烦送她回家，她一面说着一面朝他伸出手去，他也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这时，我觉得她朝我看了一眼。

“让我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子把头俯到我母亲的小手套上时，对我说。

“再见！”我说。

“好！让我们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吧！”那男人笑着说，“握手！”

这时，我的右手正握在母亲的左手中，我便朝他伸出左手。

“哦，伸错手了，大卫！”那男人笑了起来。

我母亲把我的右手拉到前面，可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我打定主意不把右手伸给他。我还是朝他伸出了左手，他也就带着亲热的样子握了握这只手，还说我是个勇敢的小家伙，接着便走了。

这时，我看见他在庭园里转过身来，用他那双不吉利的黑眼睛朝我们最后看了一眼，随后关上了门。

一句话没说、一个指头也没动的裴果提，这时立即上去锁了门，然后我们都进了小客厅。我母亲一反平常的习惯，没有走向壁炉的扶手椅，而是留在房间的另一头，在那儿坐下，顾自唱起歌来。

“你今天晚上很快活吧，太太。”裴果提说，她手里拿着烛台，像只圆桶似的直挺挺地立在屋子的正中间。

“多谢你，裴果提，”我母亲用一种满意高兴的声音回答说，“我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有个生人什么的，换换胃口，总能让人开心的。”裴果提暗示说。

“是啊！换换胃口，真让人开心。”我母亲回答说。

我再次见到那个男人，是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天，还是过了很久，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从来不敢自夸自己擅长于记日子。不过我又看到他来到教堂里，然后跟我们一起步行回家。这一次，他还进

了我们家，看了摆在我们家小客厅窗口上一盆极好的天竺葵。

我觉得他并不怎么在意那盆花。可是在临走之前，他要求我母亲送他一朵花，她请他自己选摘一朵，但他不肯那么做——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所以我母亲便采了一朵，交到他的手中。他说他要跟这朵花永远、永远不再分离。我当时想，他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连这花儿一两天就会凋谢都不知道。

晚上的时候，裴果提不像先前那样常和我们在一起了。我母亲事事对她言听计从——我觉得比以前更听了——我们3人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不过跟以前相比，还是有了不同，我们之间不再像先前那样融洽愉快了。有时候我猜想，也许裴果提反对我母亲穿衣柜里那些漂亮衣服，或者是反对她老往那个邻居家跑。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找不出能使自己满意的答案。

渐渐地，我对那个长有黑胡子的男人也看惯了，不过我并没有比刚见到他时喜欢他，对他仍抱有同样不安的妒忌心。我对他的憎恶，完全出于一种儿童的本能，而且总认为，我母亲有裴果提和我就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别人的任何帮助，除此之外，即使我还有什么理由的话，也绝不会是我年纪大一点时所能发现的那种理由。当时我根本就没有那种想法，类似的想法也没有。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正在前面的花园中，这时摩德斯通先生——现在我已知道他叫这名字——骑着马来了。他见了我母亲便勒住马，向她问了好，并说他要到洛斯托夫特看几个朋友，他们那儿有一只游艇。他满面春风地向我母亲提议，说要是我想要骑马的话，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马鞍子上，把我带去。

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舒适，就连那匹马，自己也像很喜欢让人骑似的，它站在花园的门口，又是喷鼻，又是刨蹄，引得我也非常想去了。于是我母亲便打发我上楼去，让裴果提把我打扮一番。这时摩德斯通先生便翻身下马，把马缰拢在胳膊上，在蔷薇围篱外慢步来回走着，我母亲则在围篱里边陪着他走来走去。我记得，裴果提和我从小窗子里往外偷偷看着他们。还记得，他们俩一边溜达，一边仿佛非常仔细地在察看他们之间的那些蔷薇。

摩德斯通先生和我不久就出发了，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骑马一路小跑前去。摩德斯通先生毫不费劲地用一只胳膊搂着我；我认为，我往常并不是一个好动的孩子，可是那一天，我没能定下心来乖乖地坐在他的前面，而是不时地转过头去朝上看他的脸。他有着那种浅浅的黑眼睛——当它出神的时候，似乎由于某种光线特殊的关系，变成了斜眼，有时看上去仿佛像整个五官都不端正似的。

我偷着朝他看了好几次，一看到他的这种样子，就产生一种畏惧的心情，而且心里纳闷，他想得这么出神，不知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头发和胡子，现在从近处看，比我原先认为的更黑更浓。他的脸的下部成方形，他那每天都刮得光光的浓黑胡子的茬儿，使我想起来大约半年前来我们附近展览的蜡像，以及他那两道整齐的眉毛，还有他那白色、黑色、棕色的肤色——使我觉得，虽说我对他存有疑虑，他还是个很英俊的人。我相信，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来到海滨的一家旅馆，那儿有两位先生正在一个房间里抽雪茄烟。他们两人都躺在椅子上，每人至少占了4张椅子；他们都穿着宽大的粗呢短大衣。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外套和海员斗篷，还有一面旗子，全都捆在一起。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两人都懒洋洋地翻身站了起来，并且说道：“哦，摩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有哩！”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

“这小家伙是谁呀？”两人中有一个拉住我问道。

“这是大卫。”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

“姓什么？”那人问，“是大卫·琼斯？”

“不，是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先生说。

“什么！是那个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累赘？”有一位先生叫了起来，“那个标致的小寡妇的？”

“昆宁，”摩德斯通先生说，“请你说话留点神。有人的耳朵可尖哩！”

“谁呀？”那位先生笑着问道。

我赶快抬起头来看，急于想知道是谁。

“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罢了。”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也就放心了，因为开始时，我还真以为说的是我哩！

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个人，似乎很有让人可笑的地方，因为当时一提到他，那两位先生就都纵声大笑起来，摩德斯通先生也非常开心。

笑过一阵之后，叫做昆宁的那位先生问道：“对正在进行的这桩买卖，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的意见怎么样？”

“哦，我想眼下布鲁克斯对这件事懂得还不多，”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他对这件事是不大赞成的。”

说到这里，大家又笑了起来。跟着昆宁先生说，他要按铃叫人送雪利酒来为布鲁克斯干杯。他这么做了，当酒送来后，他要我也就着饼干喝一点；在我喝酒之前，他还要我站起来说，“为布鲁克斯的失败干杯！”这一祝酒词引得大家一阵喝彩和纵声大笑，使得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这一笑，他们笑得更加厉害了。总之，我们全都非常开心。

这以后，我们就到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在草地上闲坐，以及用望远镜看远处的景物——可是当望远镜放到我的眼前时，我却什么也没看见，但我假装说看见了——后来我们就回到旅馆吃午饭。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那两位先生一刻不停地抽烟——我心里想，从他们那粗呢外套上的气味来看，打从这两件衣服从裁缝铺里拿回来穿上起，他们一定就不断地抽烟了。

我还不该忘记，那天我们还去乘了游艇。在游艇上，他们3人全都下到船舱，在那儿忙着摆弄一些文件。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只见他们一个个都很卖力地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把我交给一个很和蔼的人照顾。

据我一整天来的观察，摩德斯通先生要比另外两位先生严肃、稳重。那两位先生整天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他们两人相互之间

经常随随便便地开玩笑，可是很少跟摩德斯通先生逗趣。我觉得他比起他们两人来似乎更精明、更冷漠。他们看待他，也有一点像我一样的味道。

我注意到，有一两次，在昆宁先生说话时，他一边说，一边斜眼看着摩德斯通先生，好像要弄清会不会惹得他不高兴似的。还有一次，当另一位先生帕斯尼吉先生高兴得得意忘形时，昆宁先生踢了踢他的脚，还用眼色暗暗警告他，要他留神正颜厉色地坐在那儿默不作声的摩德斯通先生。

那一天，除了那个谢菲尔德的笑话外，我不记得他另外还曾笑过——而那个笑话，顺便说一句，那是他说的。

我们晚上很早就回家了。那是个非常晴朗美好的夜晚。母亲打发我进屋去吃茶点后，她又和摩德斯通先生在蔷薇围篱旁散步。

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就问我那一天的经过情况，他们说些什么。我提到了他们说她的话，她笑了起来，并对我说，他们真不要脸，净在胡说八道——不过我知道，他们的话让她高兴。

我们作了这番谈话后，我就上了床，这时她到我床前来道晚安，现在我写的就是她来我床前的情景。她淘气地跪在我的床边，双手托着下颏，笑着说：“他们说些什么，大卫？再给我说一遍，我不相信。”

“那个迷人的……”我开始说。

我母亲用双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

“他们说的绝不是‘迷人的’，”她笑着说，“他们绝不可能说‘迷人的’，大卫。这会儿我知道了，绝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这么说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理直气壮地说，“还有‘标致的’。”

“不，不，绝不会是‘标致的’，不是‘标致的’。”我母亲又把手放到我的嘴唇上，插嘴说。

“是这么说的，‘那个标致的小寡妇’。”

“这些不要脸的傻瓜！”我母亲叫了起来，笑着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这班可笑的男人！是不是？亲爱的大卫……”

“嗯！妈。”

“这话你可别告诉裴果提；她听了会对他们生气的，我自己听了就很生他们的气；我想还是别让裴果提知道的好。”

我当然答应了；接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互相亲吻，然后我很快就睡熟了。

拜访裴果提先生的家

一天晚上，我母亲又到邻居家去了。我和裴果提像先前一样，一块儿坐着，她用怂恿的口气说：“大卫少爷，我带你去亚茅斯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你说好吗？那不是很好玩吗？”

“你哥哥是个有趣的人吗，裴果提？”我随口问了一句。

“哦，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裴果提举起双手喊了起来，“那儿还有大海，有大船、小船，有打鱼的，有海滩，还有阿姆跟你一起玩……”

她扼要地说了这么些有趣的事，我兴奋得脸都红了，于是便回答说，看来那儿确实很好玩，可是我母亲会怎么说呢？

“我敢拿一个几尼打赌，”裴果提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咱们去的。要是你愿意，等她一回家，我就问她。就这么办啦！”

“不过，我们走了，她怎么办呢？”我把我的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提出这个问题来问她，“她独自一个人没法过的呀。”

“我说！裴果提！她独自一人没法过的，这你知道。”

“哦，你这乖孩子！”裴果提终于又看看我说，“你不知道吗？她要去格雷珀太太家住两个星期。格雷珀太太家要来一大帮客人哩。”

哦！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很乐意去了。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我母

亲从格雷珀太太家回来，以便最后确定，我们是不是真能得到许可，去实现这个了不起的计划。

然而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我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吃惊的表示，她马上就同意了。当天晚上就安排好一切，我在这两个星期中的食宿费用，一切照付。

我们动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甚至连我也觉得这日子来得太快了，而原来，我是迫不及待地盼望这天快到来的，还有点怕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弄得我们走不成哩！我们乘的是一辆脚夫的马车，车子在早饭后就出发。要是允许我头天晚上不脱衣服，戴着帽子穿着鞋睡觉的话，不管跟我要多少钱我都肯。

当脚夫的马车停在大门前，我母亲站在那儿吻我时，对我母亲，对这个以前从未离开过一天的老家，我心中的感激依恋之情油然而生，使得我哭了起来。

我高兴的是，我记得我母亲也哭了，我还感到她的心贴在我的心上直跳。当脚夫开始赶动马车时，我母亲突然跑出大门，叫他停下，为的是要再吻我一次。现在，我老是喜欢回忆她的脸贴上我的脸吻我时，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热和慈爱。

当我们离开站在路旁的母亲出发时，摩德斯通先生来到她的跟前，好像是在劝她不要这么动感情。我避开车篷向后张望，心里嘀咕，这跟他有什么相干。裴果提也从另一边往后张望，她好像很不满意；这从她带回车中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裴果提在她的膝上放着一篮点心：这些点心的数量，即使我们正在坐着这辆车子到伦敦去，也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吃得很多，睡得很多。裴果提睡去时，老是把她的下巴支在篮环上，她的手绝没有放松它一次。在我听到她的鼾声时，我简直不相信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打起鼾声音还真不小。

我们弯弯曲曲绕过了许多小路，在许多地方交货，并在一家客栈里交付一张床，停顿了许多时候，所以我们望见亚茅斯时，我已十分疲倦，不过非常快活。

当我们到了我觉得十分奇异的那条街上，闻到那些鱼、沥青、